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 泰蕾丝·拉甘

[法] 艾米尔·左拉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 泰蕾丝·拉甘

原 著 [法]艾米尔·左拉

翻 译 郑 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泰蕾丝·拉甘

---

作 者:[法]艾米尔·左拉

译 者:郑 杰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178 千

印张:9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 作者简介

艾兰尔·左拉(1800 — 1902), 法国杰出的文学家。

1846 年出生在巴黎一个工程师家庭。

1864 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给妮侬的故事》。  
1868 年写成名著《卢贡·马卡尔家族》。代表作品有《土地》、《羞耻》、《衣冠禽兽》、《泰蕾丝·拉甘》以及轰动一时的《娜娜》等名篇佳作。

# 序 言

左 拉

我曾天真地认为，这部小说无需什么所谓的“序言”。我生性直言不讳，在自己写的东西里，即使是最细微的细节部分也丝毫不会放弃，原以为自己能被正确地理解和接受，不用事先作何解释。然而，看来我还是错了。

评论界的粗暴的态度和不屑的语气对待了这本书店。某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在同样一本正经的报纸上装腔作势，表示厌恶，似乎要用钳子把它扔进火里方肯罢休。有些文学小册子，每天晚上专门传播别人的隐私和风流艳事，居然也捂住鼻子，大喊龌龊和闻到腐臭味了。我丝毫不抱怨这种欢迎的态度，相反，我确信同行们的神经竟敏感地像少女那样而暗自窃喜。显然，我的作品应该由我的批评家去评议，倘若他们都觉得厌恶，那么我就实在无可奈何了。

我所抱怨的，是那些读着《泰蕾丝·拉甘》（编按，即本书《红杏出墙》的原名）脸红的腼腆的记者之中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这部小说。我想，他们倘若早先已经理解了，也许脸会红得更加厉害，但是，如果我这时能看见他们反感得合情合理的话，那么至少，我的内心还能得到满足。一些正直的作家也在吵吵嚷嚷，侈谈道德沦丧；但当我确信，他们本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大喊大叫时，世上令人气愤的就莫过如听见他们的喧嚣声。

因此，我不得不亲自把我的作品呈交能我的批评家。为了避免往后会招致什么误解，呈交时我只是附带了几句话。

在《泰蕾丝·拉甘》，我想研究的是人的内在素质，而不是外部性格特征。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含义。我选择的一些人物都是完完全全受他们的神经和血型支配的，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他们躯体的生理本能决定了其生活中的每一个举动。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虽然道貌岸然，却只是衣冠禽兽。如此而已。我想方设法步步深入，观察这两个野蛮人情欲的潜在作用，本能的冲动，以及每一次精神危机之后出现的大脑机能的失调。

我书中的这两个主人公的爱情只是生理的需要；他们犯下的谋杀罪行是通奸的结果，然而，就如狼屠戮羔羊那样，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安理得；最后，我不得不说，他们的所谓的愧疚，实际上只是一次器官紊乱的结果，一次濒于崩溃的神经系统的反叛。他们一点良知也没有，对此，我感到非常满意，既然我愿意是这样的。

我希望，人们一开始就能明白，首先，我有一个科学的

目标。当我的两个主人公——泰蕾丝和洛朗被塑造成功后，我乐于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加以解答。这样，我就能试着解释这两个性格不同人物间的离奇结合，我展现出一个冲动型的男子在与一个神经质女子打交道时所产生的深深的困惑。这部小说需要读者们细心地品味，这样就能真正理解每一章都是对心理奇异现象的研究。

总之，我只有一个愿望：假设存在着一个坚强的男人和一个贪欲的女人，在他们身上寻找其兽性，甚至只看其兽性的一面，把他们投入到剧烈的戏剧冲突之中，并且无微不至地刻画出他们的感受和举动。我所做得只是在活人身上进行外科医生在尸体上的工作。

你们也该承认，当我做完了这么一项工作，全身还沉浸在追求真实所带来的巨大的享受之中时，众人却纷纷指责我写此书的惟一目的是描绘一幅幅淫秽的画面，我听了心里是多么不好受啊。有些画家画裸体像，其实他们本人心中丝毫不存邪念，一旦某位批评家声称这些作品中活生生的肉体玷污了他们的心灵时，这些画家诧异万分。我的情形与他们相仿。每当我在写《泰蕾丝·拉甘》时，我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会全心身地投入故事的每一个细节，全神贯注地去分析人的机械本能，这时，我向你们担保，对我而言，泰蕾丝和洛朗残忍的爱情没有什么伤风败俗的，没有什么诱发我产生邪恶的情欲。

假设一个画家面前横卧着一个裸女，他所想的只是如何真实地把眼前这个对象的形体和色彩移植到他的画板上，这时，在画家的眼中，人的七情六欲消失了，我与他一样，我

的主人公的人情味也不复存在了。因此，当我听说有人把我的作品看成是污泥、秽血、垃圾和罪恶的渊藪时，我真是惊诧莫名了，这能让我作何解释呢？我熟谙批评界的这套玩意儿，我本人就玩过；然而，我得承认，铺天盖地的批评确实令我有点莫名其妙。

怎么了！即使不能替我捍卫它，但居然没有一个同事能理解这本书！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泰蕾丝·拉甘》的作者是一个可鄙的歇斯底里狂，他以描绘色情为乐趣。”在这部全长大合唱中，我始终在等待，等待一个人能管替我说句公道话：“啊！不，这位作者只是一个心理分析专家，他在腐败的社会里是可以忘掉自我的，不过，他只是像医生在梯形教室上课时忘掉自我那样忘掉自身的存在。”然而，事实留给我的只能是遗憾。

我要你们知道一点，那就是我并不是为我的作品渴求他们的同情，照他们的说法，这部作品与他们精细的感官相悖。他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惟一令我诧异的是，连我的同事都视我为文学败类，他们识多见广，本应很容易就能明白作者的真实内心；现在，我只是卑谦地哀求他们在将来实事求是地看待我，并且实事求是地与我讨论我这个人。

其实，只有站在客观和公正地立场上，才能真正理解我的作品，并且能真正指出我的问题所在，这本是一件易事，无需以道德的名义对我指指点点。这仅仅需要在评论上有一点智慧和一些总体的思考。对待科学，斥之以不道德，是毫无意义的。

我无法断言我的作品是否真的不道德，但我得声明，我

从未刻意地去追求把它写更加干净或更加肮脏。我可以作出断言的就是我从未留意要写进那些正人君子们所谓的肮脏下流的东西；就是我每写一个场面，甚至是最狂热的一些场面时，也只是带着科学家的好奇心理去写的，就是我不认为我的批评家会在本书里找到一页真正的不堪入目的内容。我没有为那些印数动辄上万的粉红色小册子和描绘一些风流韵事的读者准备什么，只是，那些熟悉于《泰蕾丝·拉甘》所描绘的真实的报纸却极力地渲染它。

一些莫名其妙的咒语，许多稀里糊涂的文章，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关于我这本作品的全部言论。在这里，我说出这句话是心平气和的，就如同一个朋友某一个私下问我，于批评界对我所持的态度有什么想法时，我也会这样对他说的。

因为能理解我的人实在太少，我曾向一位杰出的作家抱怨过，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您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以致以后没人会理睬您，您没有时间与一个傻瓜交谈而不让他明白他确实是一个傻瓜的本领。”此话大概有其道理；在我抱怨评论界的不明智，我感到了不妥，但同时我无法不对他们这种狭隘的观点，盲目的断言和混乱的思维表示不屑。当然啦，我指的是一般的评论家，他们以所有愚蠢的文学偏见评论作品，不能站在广义的人性高度上评论，而这正是理解一部人道作品所应该持有的观点。

我从没见过如此拙劣的行为。评论界竟借《泰蕾丝·拉甘》小小的面世机会对我指手画脚，如同以往一样落了空。他们主要打得不在实处，他们为一个浓妆艳抹的女戏子的蹦

蹦蹦跳跳喝彩，然后却冲着一次心理研究大嚷不道德；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想懂，只要他们傻头傻脑地惊呆了，自发地要打人，他们总是会只管往前打去的。无缘无故地挨人是令人沮丧的。现在，莫名的指责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我还不知其原因；有时，我甚至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写一些真正色情的东西，至少这样。即使挨一顿揍，让我觉得自作自受，心里也许还舒服一些。

当今，只有两三个人才能读懂、评论我的这本书。对于他们的教诲我会洗耳恭听，因为我相信，在未真正理解我的意图，客观评估我努力的结果之前，他们是不会轻易开口的。他们懂得自爱，不会大发文学上的道德和贞操的空言滥调；在这艺术自由的时代，他们会承认我有自由选择题材的权利，他们只是要求我写出有良知的作品，并且知道，愚昧只能对文学的尊严有害而无一利。

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不会不安于我在《泰蕾丝·拉甘》中孜孜以求的科学实验；他们从中可以发现现代的方法和通常探查的手段，本世纪正醉心于此以便洞察未来。不论他们的结论如何，他们会接受我的出发点，并且能接受对人的气质在环境和条件的压力下，人的感官能深刻变化的研究。这样，我便遇见了真正的评论家，遇见了一些诚心诚意地追求真理、不要孩子气、不会故作羞态、看见赤裸裸、活生生的解剖切片也想不到表现出恶心的样子的人。真诚的研究像火一样净化一切。

眼前，我正饶有兴味地想象法庭是什么样子，当然啦，在法庭面前，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将为它召唤来全

部严肃的批评，我倒真希望这部作品从法庭上下来时被涂满了黑杠子，因为，这样的话，至少我可以去深深体会自己所受到的真正的评论而不是自己未曾做的却被强加于我的身上。

现在，我仿佛听见更新了科学、历史和文学的伟大、系统、自然主义的批评界的判决了：“《泰蕾丝·拉甘》对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作出了研究；诚然，现实生活并不会让人那么疯狂而又那么恐惧，而是更轻松些。这样的状况是本书的次要方面。作者只是想把自己的观察到的点滴丝毫不漏地展示出来，从而使整个情节更加让读者感到动魄惊心；另一方面，这部作品没有具备心理分析小说所要求的明快的风格。总之，作家如果要现在写出一部好作品，他就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社会，描绘它的各种变化着的侧面，尤其要运用一种清晰而自然的语言。”

我原想只用只言片语来回复那些让人无法感受的，由于幼稚和不理解而引起的恶意攻击，而我现在觉得，我该先与我自己交谈，当我长时间握笔沉思时，我常是这样的。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我知道读者不喜欢我这样做。倘若我觉得有必要和有空闲去写一篇宣言的话，也许我会真正捍卫这部一位记者在提到它时所谓的“腐朽的文学。”再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有幸成为自然主义作家群中的一员，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干劲写出一些优秀的作品，作品本身就具有说服力。有些作品实在无需什么序文，只是评论过于让人难以忍受，小说家们才不得不去写一写。既然我喜欢明了透彻，不慎写了一篇序言，我现在请求那些聪明的人原谅我，他们

要洞悉事物的本质，因为本质大白天就无需给他点一盏明灯。

# 1

如果由码头上事，在盖纳戈街的尽头，您就会看到新桥长廊，这是一条狭窄而又阴晦的长廊。从玛扎里纳街一直延伸到赛纳河街。至多有三十步长、两步来宽；地面上铺着淡黄色的石板，由于时光的侵蚀，石板早已支离破碎，几乎打不出完整的一块，四溢的潮湿味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想吐；尖顶玻璃天棚盖住了长廊，上面积满了污垢，显得黑乎乎的。

在夏日的晴天，当骄阳灼烧着街道时，透过肮脏的玻璃天棚，一道苍白的光在长廊上无力地蔓延开来。或是遇上冬季的坏天气，在雾蒙蒙的清晨，从玻璃天棚投到粘湿的石板上的，所剩下的只有一片猥琐而邈远的夜色了。

左首，一些阴暗、低矮、像是被压垮了的店铺半埋在地下，一阵阵逼人的寒气不时地从地下室中透出。这儿奚奚落落地留着几家玩具店，纸板店和旧书店。陈列的商品都落上了一层尘埃，灰不溜秋的，在昏暗中有气无力地躺着。一块

块小方玻璃组成的橱窗，折射出浅绿色的光，离奇古怪地照在这些商品上。再往里看，在货架的后面，黑压压的店铺恰如一个个阴森恐怖，悲凉冷落的洞穴，里面蠕动着奇形怪状的东西。

在右着，是一排沿着整条长廊的墙。对面的小店主，把狭长的货架靠墙放着，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商品，一些早在二十年前就无人问津的老古董，参差不齐地摆在货架细长的木板上，而整条长板漆上的都是令人难以入目的棕色。一位专卖假首饰的女店主占有了一个货架，上面是一只铺着一层蓝色的丝绒的桃心木制成的盒子，其中是店主精心摆放地一些仅值十五个苏的似真非真的戒指。

在玻璃天棚的上面，乌黑的墙继续上砌，墙面马马虎虎地抹上一道泥灰，像是染上了麻风似的，疤痕累累。

新桥长廊可不是什么名胜古迹。取道于此的人们，仅仅只是为少走弯路，省个几分钟罢了。路过这儿的都是一些忙忙碌碌的人，他们惟一关心的就是忙点儿抄近赶路。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看到系着围裙的小伙计、带着活儿的女工、腋下夹着大小包裹的男男女女，还有一些老头儿，他们在从玻璃顶棚外投进来的黯淡暮色中移动着缓慢的步伐，以及一群群放学归来的小孩儿，在这里追逐打闹，石板上木屐响声震天。从早到晚，石板路上响着清脆、急促、凌乱的脚步声，令人意乱心烦；没有人说话，也没有谁停留下来，他们都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着，低着头，急匆匆地赶路，对店铺不扫一眼。偶尔，如有过路行人在店铺主的货架前站定，这些小老板便会局促不安地望着他们。

傍晚，三盏煤气灯笨重地透过方形的灯罩，给长廊带来一丝光明。这些煤气灯嘴挂在玻璃灯罩里，在上面投下了淡淡的黄褐色光斑，又在周围洒下了一圈圈晕白的光芒，颤颤巍巍，仿佛随时都要熄灭似的。长廊尚如一个不祥之地，巨大的阴影铺盖在石板上，街头吹来阴森森的凉风，它就像是三盏吊丧的灯隐隐约约照着的一条地下甬道。有煤气灯给他们的橱窗送来一些暗淡的光作为他们惟一的照明，这些店铺主也就心满意足了。铺子里，惟一的一盏带灯罩的灯摆在帐台的一角，这样，过路人就能分辨出这些在白天都显得阴森森的洞穴里摆设的东西。在一顺排黑洞洞的铺面上，有一家纸板店的橱窗在闪烁：两盏页片形的灯放射出黄澄澄的火焰穿破了黑暗。此外，在另一头，一支蜡烛插在叶片状的玻璃罩里，以它星星点点的烛光照亮了一只假首饰盒。店铺柜台另一端是双手插在披肩里，而在打着瞌睡的女店主。

几年前，在这家让铺的对面，也有一家小店，铺子里暗绿护墙板的所有缝隙里散发着湿气味儿。在一块狭长的平木板制成的招牌上，用醒目的黑色字母写着：妇女服饰用品商店，而在一扇玻璃门上用红色的字母，写着一位妇人的名字：泰蕾丝·拉甘。在门的两边，玻璃橱窗向后深深地凹进去，橱窗内衬着蓝色的纸。

即使是大白天，苍白无力的光线，行人所能看清的也只是货架而已。

一边，摆着一些零星的织物，如仅值二三个法郎的筒状褶裥罗纱无沿帽；平纹细布的细布衣袖衣领；还有一些手工针织品，长短袜的背带。每件东西都已泛黄，并且皱巴巴

的，凄惨地挂在铁钩上。这样，看起来橱窗里好像塞满了白花花的破布碎片，在透明的夜色中显得十分凄凉。在橱窗板上蓝纸的反衬下，几顶崭新的帽子，显着耀眼的白色，显得异常突出。一根金属杆的上下，挂着有色的袜子，仿佛在平纹细布模糊的灰白色和浅色上，加上了深色的基调。

在另一边，在一面更为狭小的橱窗里，分层陈列着一团团绿色毛线、缝在白卡纸上的黑钮子、各种尺寸和颜色的盒子，带淡蓝色圆衬垫的缀着钢珠的线网、一束束毛线针、绒绣样品、一卷卷饰带，总之，是一大堆陈年旧货，五六年来他们一直就默默无闻地躺在这儿。尘土和潮湿早已侵蚀了这个货架，而货架上的货物的光泽也早就悄然而去，留下来的只是发霉之后的灰色。

夏日的正午，骄阳以其撩人的烈焰灼烧着广场和街道，在另一扇橱窗里的帽子后面，路人可以看清一位神色庄重，脸色苍白的少妇的侧面。在店铺的阴郁中，大致可以粗略地勾画出她的身影。低而干瘪的额头下，连着一根纤细的鼻梁，嘴唇就是淡红色的薄薄两片，下巴短而刚劲有力，更有一条婀娜多姿的曲线和头颈巧妙相连。身体为阴影遮没，看不清，只有脸部显现出来，脸色苍白无光，一只睁得大大的黑眼珠子嵌在里面，仿佛已无力支撑深褐色浓发的重压。在两顶无沿女帽之间，这张脸能心平气和地呆上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潮湿的金属架已在这两顶帽子上留下了斑斑锈迹。

晚上，掌灯时分，店铺里的一切就尽收路人的眼底。这家铺子门面宽，但并不太深，在一端有一张小小的帐台；在另一端，一架螺旋形楼梯通向二楼。四周贴着墙排列着玻璃

橱窗、货架、一排排不加工的纸板。全部的家具只有四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整个房间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打成包的商品紧紧地挤在角落里，包装纸虽是五颜六色很花哨，但堆放得倒也整齐。

通常，在帐台后面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就是侧影端庄的少妇；另一个是老太太，她在瞌睡时都带着笑。后者大约有六十岁上下，灯光下，她那张平静而肥厚的脸也变白了。一只硕大的虎斑猫蹲在帐台一角，望着她打瞌睡。

在帐台下面，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三十岁左右，他不是在读书便是与少妇低声交谈。这个人身材瘦小，怯怯懦懦，举手抬足有气无力，拖拖沓沓的浅黄色头发无力地搭拉在脑袋，胡子稀松、脸上布满了斑斑点点，这模样正如被宠惯的，病态中的孩子。

将近十点的时候，老太太醒了，于是他们关上店铺门，全家上楼就寝。虎斑猫鼻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跟在它的主人后面，每上一级楼梯，就把头向栏杆磨蹭一下。

二层楼的居室共三间，楼梯直通餐室兼会客室。餐室的左首一个壁龛，壁龛里有一只陶瓷火炉；对面，摆了一张餐橱；沿着墙壁摆了一排椅子，餐室的中央是一张没有台布的圆餐桌。在里端的一层玻璃后面，就是一间黑漆漆的厨房。在餐室的两侧，各有一间卧室。

老太太抱吻了她的儿子和媳妇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猫就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睡下了。这对夫妇进了自己的卧室。卧室另有一扇门直通长廊的那道楼梯，但这中间还得经过一条小小的狭长而又阴暗的过道。